

《湖西军歌》诞生记



作为央视省台重点打造的红色文化节目，《寻声记》聚焦英雄城市，沿着红色足迹，探寻伟大革命雄壮声音及其背后的故事，共同演绎一首传唱度高、号召力强的革命歌曲。

由此，诞生于80年前湖西区抗战时期的“抗日进行曲”《湖西军歌》走进《寻声记》，重新嘹亮传唱，再现抗战岁月。

《单县志》记载，湖西区因其大部位于南阳、独山、昭阳、微山湖以西，故称湖西区，包括今江苏徐州，山东菏泽、济宁、枣庄，安徽宿州、亳州及河南商丘等部分地区。

湖西区成立于1937年11月，1953年8月撤销，是早期与冀鲁豫区、豫皖苏区齐名的抗日根据地。单县是湖西区的中心区，也是湖西地委、专属所在地，历史地位不同凡响。

1940年—1943年，郭影秋先后任湖西军分区副司令员、湖西专署专员。这三年是湖西抗

日根据地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郭影秋不仅要配合主力部队与日、伪、顽作战，还要与湖西区群众一起开展生产自救，并编演歌曲、戏剧，鼓舞军民抗日斗志。

“湖西的抗战是我们坚持，湖西的种子是我们栽培，湖西的人民都在仰望着我们，湖西的危难还待我们排除，打伤了就抬，打死了就埋，冻僵了迎风跳跳，饿急了紧紧裤带，我们是党的队伍铁的心，一切困难都在我们面前滚开，我们咬紧牙关熬过这黑夜，炽热的太阳明早定升上来……”《湖西军歌》就是在1942年创作而成的。

《湖西军歌》歌词雄浑有力、催人奋进，突出体现了我抗日队伍斗志顽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及为党为国为人民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2011年6月，笔者曾在“山东省红色文化

特色村”张寨村采访时年82岁的张进老人。这位湖西抗战中的13岁的儿童团“小歌手”，与郭影秋、高文甫、张子敬、梁步庭等湖西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一道宣传抗日，传唱《湖西军歌》《千万不能打呼噜》等抗日歌曲。

张进老人回忆说，《湖西军歌》由郭影秋独自创作歌词，首先在专署领导中切磋交流、口口相传，最终形成统一的风格和基调，随后从驻守张寨村的抗日战士中传唱开来，响彻湖西非凡时期、激荡红色年代，成为激发军民抗战的精神源动力，被认为是一部反映湖西抗日运动的音乐史诗。

抗战胜利后，《湖西军歌》渐渐沉寂于历史长河中，成为红色经典文化遗产。

在庆祝湖西抗日根据地创立80周年之际，单县宣传文化部门组织音乐工作者对《湖西军歌》重新谱曲，并在“我和我的祖国”音乐

会上首次公开演唱，成为弘扬湖西精神、倡树时代新风的又一部“红色教材”。

虽然80年前的铿锵曲调已经远去，但今天的谱曲者依然可以从歌词中体会到郭影秋及其创作群体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和涵养深沉的家国情怀，新谱曲的《湖西军歌》合唱力度起伏大、音响层次多，音域宽广、音色丰富，采用了领唱、对唱、轮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彰显了其艺术性、广泛性、群众性和社会性合唱特点，更加鲜明地歌颂了湖区军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是为了筑牢信仰之基，是为了补足精神之钙，让这段激情燃烧的红色经典歌曲激励我们勇往向前！”单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辉说。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侣钟(1439—1511年)，字大器，号独山，郓城县随官屯镇侣楼村人。18岁考中秀才，21岁考中举人，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及第，时年27岁。同年，皇上亲授都察院御史，巡察全国各地。弘治十三年(1500年)升任户部尚书，掌管天下户口、钱财粮草。至今，在郓城县及边县市流传很多侣钟的故事，其中“温凉盏”的传说令人津津乐道。

侣钟少年时在县城念书，他年少有志，胆大心细。终日勤奋学习，整日诵读不止，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爱戴。

有一天放学后，同学们围坐在一起闲谈，有一个同学说：“咱郓城魁星楼上闹鬼，夜里谁也不敢上去睡觉，上去就会掉下来。”侣钟说：“我不相信，活人怎么可能掉下来，今天夜里我要上去看个真假。”有的同学好心劝说：“还是不要去了，万一出点什么事，不是自找麻烦吗？”侣钟说：“怕狼怕虎怎能做成大事，我要上去看看究竟有没有鬼。”

在明朝，郓城县城东南角有一栋宝塔形状的三层大楼，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叫魁星楼，是为儒学子心中主宰文章兴衰的魁星而建的。传说魁星是天上主管文运的神仙，他为人耿直，做事认真。他有一直神笔，神笔点哪里，哪里就出状元。谁能在梦里遇到魁星，谁就能当上状元，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当天晚上，侣钟肩扛着半截被子，独自上了魁星楼，一会儿就睡着了。朦胧之中，只见一个青衣小童从内室出来打扫客厅。那小童见一少年在客厅中睡觉，急忙回内室报告主人。不一会儿，走出来一位老先生。只见老先生年近八旬，文质彬彬，鹤发童颜，衣着华贵，很有学士的风度。老先生走近侣钟仔细观看，慌忙惊呼：“这是未来的正品尚书大人，千万不可怠慢。”于是叫小童搀扶侣钟在客厅上首就坐，施礼、献茶。侣钟看老先生这样好客，也就不拘束了。主客说话投机，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诗词歌赋，无所不谈，一边谈话，一边喝茶。两人相见恨晚，渐渐忘了时间。两人正谈到兴头上，忽听到楼外公鸡鸣叫，老先生忽然不见了。侣钟也醒过来，手中还端着一只茶杯。仔细看这茶杯，玲珑剔透，做工精细，确定不是自己的茶杯，自己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茶杯。回想梦中的事，犹在眼前，不一会儿，东方发亮，侣钟拿茶杯打起半截被子，信步走下了魁星楼。

事后，有人说，侣钟晚上梦见的那位老先生就是魁星神仙，那个茶杯就是魁星神仙赠给侣钟的礼物。

这一夜，同学们也是为侣钟担心受怕，害怕侣钟出什么不测。几个同学早早起床迎接侣钟，要看个明白。恰巧在街上遇到侣钟，看见侣钟完好无损，反而手中多了个茶杯，同学们放下心来。问起茶杯的来历，侣钟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同学们仔细看那茶杯，真是光洁如玉，图案逼真，不是人间的物品。回到学堂，倒进茶杯热水，喝一口水并不是很热，倒进凉水尝一尝，水也不是很凉，于是同学们给茶杯起名“温凉盏”。

有位外地同学，听说在魁星楼上睡一夜就能得到“温凉盏”，也想试一试。有一天晚上，他也独自上魁星楼睡觉，不大一会儿，也来了位小童和老先生，可是得到的待遇和侣钟却不一样，既没有上茶，也没有叙旧。老先生冷冷地说：“这个人沽名钓誉，才疏学浅，不过是个秀才。”青衣小童听到此言，一脚把他踢下魁星楼，把嘴都摔歪了。这位同学后来果真考了个秀才，后人们都喊他“歪嘴秀才”。

从此，学子们再也不敢随便去魁星楼睡觉了。魏建国



顶牛

儿歌曰：小二小三去放羊，两个光头怪刺痒，脑袋瓜儿抵起来，咱与小羊比长短。小二退到水沟里，小三败倒草堆旁，喝口水儿喘口气，摸着头皮晒太阳。

顶牛，并不是两头牛抵架，而是两个孩子用头相抵的一种角力游戏。

顶牛时，选择一处平坦地带，高低相仿的两个男孩，头抵着头，双臂放下，用力蹬地，把对方顶出去，待对方无路可退或人仰马翻，就算赢得胜利。

这项活动最考验腿部的力量和身体的稳定性，力量不足，就会被对方推得步步后退，输掉比赛。大多时候，两个孩子力量相当，互不相让，进进退退，你来我往，有时，他们相持而立，暗暗较劲，势均力敌。一场顶牛顶下来，头皮都顶红了，光脊梁也晒黑了。于是，他们商定，下午再顶一次。

顶牛，很考验人的意志品质，人在体力上的差距是不大的，你痛苦，对方也痛苦，尤其在最后阶段，你快崩溃了，对方也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比的就是心理素质，较量的就是坚定的意志，你坚持住最后一口气，可能你就赢了，你撑不住了，精神坍塌了，你就会与胜利失之交臂。

生命，何尝不是与对手，与命运，甚至与自己慵懒懦弱的个性的一次次顶牛较量，你奋不顾身，咬紧牙关，坚持住了，你就能笑到最后，你就是人生中的强者和赢家。

文/丁明炜 画/王世会

古代诗人与成武(中)

张长国

在宋代，虽然宋词冠绝天下，但当时的文人创作词作品的同时，也创作了不少的诗作，这些诗作门类广泛、包罗万象，不少是难得的佳作，但在宋词的光辉下，宋诗就显得有些不为人所重视了。宋诗当中，提到成武县的主要有著名的文学家王禹偁和杨亿的诗作。王禹偁在成武县留下的多首诗作和文章已被不少人了解，但文学家杨亿的一首提及成武的诗作可能就不被人所了解了。

杨亿(974—1020)，字大年，福建浦城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宋真宗时官至工部侍郎，是“西昆体”诗歌的代表人物，也是北宋初期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为官期间与其他官员有大量的诗歌唱和之作，这其中有一首《盛京宰单州武城县》的诗，这首诗是盛京在上任成武县知县时，杨亿的送别之作。在题目中，杨亿把成武县称为武城

县，其实并不是他的误笔，而是当时的成武县就叫做武城县，盛京去武城任职，杨亿送别，对盛京去的是什么地方是明白无疑的，况且宋代的国都东京，也就是如今的开封，离单州武城县直线距离只有150公里，杨亿作为京官，绝对不会弄错地名。且在宋代，并不是只有杨亿这样把成武县称为武城县，如北宋时期的王禹偁在成武为官时所写的《单州行官上梁文》、王安石所写的《赵师叔墓志铭》等不少当时文人的文章中，都把成武县写作“武城县”，可见，这不是他的误笔。

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子男印绶诸侯秩，邹鲁间净太古风。兔苑胜游抛霰雪，琴台善政继丝桐。征途朔吹貂裘暖，祖席清歌蚊酒空。令弟严君俱应宿，时瞻悬象向南宫。”盛京，号性夫，浙江余杭人。他是北宋咸平二年进士，在担任其他职务几年后，被派到成武县任知县。这时，杨亿在朝中担任左司谏、知制诰，盛京的任职诏书应该是杨亿所起草的，两人平时关系比较好，所以临别送了这首诗留念。盛京在成武任职后，曾历任谏议大夫、江宁太守、工部侍郎。盛京的父亲盛豫官至尚书度支郎中，他的哥哥盛度也是进士，拜参知政事，这也是杨亿诗中“令弟严君俱应宿”的来源。盛京出身于官宦世家，为人非常善良，品质高尚。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到江宁任太守时，有个小吏很有能力，但是不太尊重官长，本来盛京可以依法处理他，但本着爱才的思想，不忍心处罚，小吏和老百姓都被他的行为所感动，都自觉改掉了陋习。在盛京去世后，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为盛京写了一篇充满深情的《祭盛京文》，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知道，原来，盛京还是王安石一家的恩人。王安石的父母早早就去世了，留下他们几个孤儿。当时，盛京在王安石的家乡为官，知道了情况后，盛京亲自来到王安石的家，为他们一家操办后事。给他们几个孤儿寻找安身的房子，而且，还不定期到他家去看望，一点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官架，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护他们。王安石在考中进士后，一开始被分配到了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这个时候，盛京告老还乡，没有多长时间，王安石接到了讣告。悲痛之

下，他哭着写了封书信寄给了盛京的孩子们。本来他想亲自去吊唁，但因为公事无法前去。直到盛京去世一年后，王安石才抽出空前来祭祀。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在文中，王安石对于盛京的评价非常高，他说：“安石闻之，行义高，位于年长，才高，位于年尊，长者则已；行义既高，位于年下，长者则人。在己无惭，在人无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意思是说我听说德行仁义素质不高的，人地位每年都提升，惭愧的是自己；德行仁义素质高尚的人，地位每年都下降，惭愧的是别人。对自己和别人都能做到问心无愧，和盛公一样，其他人又能有什么可说的？王安石对盛京也是非常感激的，他说：“戴德莫酬，谁谓我人？”意思是这样的恩德不能感谢，谁还能说我是个人呢？又说：“嗟乎公恩，死其敢谖？”意思是盛公的恩德，到死也不会忘记。可见盛京对王安石一家的恩情非常大。

盛京在成武县没有留下历史记载，能够查到最早的清代所编撰的《城武县志》也没有他的任职记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洪水、兵燹，明代以前的档案早就无存了，这也是清朝人无法搜集到相关资料的原因。如果清代的人知道盛京曾在成武为官，并且帮助了王安石一家的话，恐怕早就已经把他列入县里的“名宦祠”里来祭祀了。



该村。

吕成龙(1666—1743)，三岁时，有一道士直接去他家，自称是他的老师。过了十几年，吕成龙在做守护黄河大堤的民夫时，又遇到那位道士，道士让吕成龙饮了一些药水，并传授给他一些道术。从此，吕成龙刻苦练习，并渐渐能够给人治病。河道总督白钟山之母双目失明多年，成龙用药水洗了几次，目遂能视。白钟山更加敬重他，遂与他结为异姓兄弟，并将他召到河地五百四十亩。河帅赵世显听闻吕成龙大名，把他召到京师，遂得以遍游于公卿之间。原任协办大学士高斌，对他的医术更是笃信不疑。平郡王还跟着他学习练习气功的方法。都察院高公患有癖疾，吕成龙剖开他的腹腔，取出病块，高公的癖疾遂痊愈。该衙门大人的母亲目生疮，吕成龙说：“此处不便医治，需把疮移到其他部位，然后再造。”于是把疮移到腹部，当即施功，疮患既除，又未伤及眼睛。

受滚滚黄河水滋润的塔湾村民多有行侠仗义的秉性。众所周知，抗战题材电影《类似民兵葛二蛋》，其故事发生地和人物原型就是塔湾村和塔湾村民兵。在抗日战争时期，塔湾村是冀鲁豫边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它地处济源县和考城县交界处，是连接鲁豫的重要交通通道，也是日伪打击的重点。不日寇蹂躏的塔湾村民组织起来进行顽强反抗。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争年代，塔湾村就涌现了王兰、王子成、吕新礼、吕秋智等18名烈士。

以大丰寺、大乘塔，抗日民兵著称古黄河两岸的千年古村—老塔湾，明属留庄都，清属留庄里，民国时先后隶属于曹县、齐滨县、曹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隶属于大马庄乡、乐园人民公社、楼庄人民公社、留庄集人民公社、楼庄人民公社、楼庄乡、楼庄镇。

如今，凭借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依靠肥沃的黄河古道，老塔湾村民过上了幸福祥和的生活。 鄭鸿 张荣昌

●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

老塔湾